

怎樣培養孩子交流能力?

從 K 起學校教員與學生的交流語氣平和幽默,態度友善。遇到任何問題和困難鼓勵學生自己與成人一對一交流。既使語言有缺陷及各種特殊教育的學生也一樣。學生之間發生矛盾時,成人是做公正,聆聽方的身份,鼓勵學生與矛盾方面對面用平和語氣去交流雙方對問題的想法及看法。這樣通過語言交流,一般情況下問題就會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對於一些與自己意見有極大分歧或不能控制情緒的個體,見意避免正面接觸已免矛盾激化或加深。在 public speaking 方面。每一個內容的教學儘量多給學生機會表達觀點及發言。提問教學是基本教學方式。互動式教學方式一教師可以得到足夠信息反饋,二學生可以在過程中積極思考及鍛煉語言表達能力。家長多給孩子發言機會但需要控制發言的內容。隨時更正說話中的不事實及不合理的方面。這樣養成孩子既尊重成人,又不胡亂發揮。在家長允許的話題範圍內交流討論也可以鍛煉孩子的語言



交流能力。但家長需要對話有所限制且不鼓勵他們打斷成人談話及家長向他們陳述。這樣他們會學會尊重家長及成人意見而不是由他們漫無邊際發揮。適當限制小孩子尊重成人有利!

飯 桌 上 的 教 育 問 題



飯桌上的中國孩子

中國的父母在飯桌上的表現如同服務員。如果家中有老人,那么老人更像是“海底撈火鍋店”的服務員。我們曾經看過許多這樣的場景:老人用顫抖的雙手捧着碗端上桌,一遍又一遍呼喚着孩子吃飯;父母端着碗逼趕着孩子;父母一遍又一遍地在飯桌上督促孩子多吃。然而,中國孩子鮮有感恩的表情,有的更多的是不耐煩,覺得這些得到的是應該的。中國孩子對這些已經認為理所當然甚至是麻木不仁。

飯桌上的韓國孩子

韓國父母在飯桌上的表現像是長者。在家中年紀最小的孩子,每次吃飯前,都要忙忙碌碌地按從老及幼的順序給屋內的人盛飯端飯添飯,完畢,還得目不斜視,正襟危坐,恭恭敬敬地對飯桌上的長輩們說:“謝謝你們給了我這麼一頓豐盛的飯菜!”韓國的孩子吃飯時是一種感恩的表情。

飯桌上的美國孩子

美國的父母在飯桌上的表現像是朋友。在孩子能拿得動勺子時,父母就不會再給孩子喂飯。孩子喜歡吃什么,美國父母只是提出建議,至於最終孩子是喜歡肉還是吃蔬菜,美國父母是從來不管的。

孩子吃多少飯,父母更不願意再管。因為在美國父母的眼里,孩子已經開始可以為自己負責了,他自己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結果,美國的孩子吃飯時表現的是一種獨立的品格。

家庭教育應當重在“教化”,而不是口頭教育。許多中國家庭教育的失敗不在於家長不會“說”,而是家長不懂得如何“教化”。

象吃飯等生活行為是家庭教育最經常、有效的教化,然而,許多中國家庭在這些方面是缺位的。我並不認為中國孩子應當如韓國或美國孩子那樣地吃飯,而我想說的是,我們千萬不要忽視飯桌等生活行為上的教化。

韓國的家庭在飯桌上是通過氛圍來教化孩子,讓孩子在不知不覺中懂得感恩;美國的家庭在飯桌上也是通過習慣來教化孩子,讓孩子在不知不覺中學會獨立和承擔責任。

而我們許多家庭在飯桌上缺乏的是對孩子的“教化”。我們在飯桌上只關注孩子是否吃飽吃好。恰恰是這種沒有教化的“教化”,正在傳送給孩子一種錯誤的信號:因為你是孩子,所以我們必須無條件為你服務。結果,孩子認為家長這樣做是天經地義的。

但我們卻忽視了我們本可以通過教化告訴孩子,我們對你的關懷,不僅因為你是孩子,還因為我們對你的愛。更重要的是,我們給你的愛是要讓你知道,你要學會回報他人,學會愛他人。

結果,在這種沒有教化的“教化”下的孩子,當他們長大後,他們除了認為父母應該做的之外,滿眼都是父母的錯:自己沒有找到好工作,是父母的錯;自己沒有房子住,是父母的錯;自己沒有找到媳婦,是父母的錯……他們長大後想起來的都是父母的種種不是。

我們許多家長,恰恰因為在吃飯等許多生活行為上,沒有日積月累地教化好孩子的感恩之心,導致孩子的心中並沒有種下感恩和責任的種子。當他長大後,對父母頤指氣使時,我們應該怨他,還是怨我們不智慧的教育呢?任何成功都彌補不了教育孩子的失敗。

關於吃飯的小段子里,我最喜歡的是關於豐子愷和鄭振鐸的一個段子。鄭振鐸喊豐子愷去吃飯,吃完一頓大餐,忽然問他:“帶錢了嗎?”豐說“帶了帶了”,摸出一張十塊錢結了賬。第二天鄭拿着一張十塊錢去還給豐,後者死活不要,爭執之下橫里殺出個朋友說:“不要爭了,一起吃飯去。”於是又叫了幾個至交好友,十塊錢讓所有人酒足飯飽,爛醉如泥。豐子愷多年後回憶起這頓飯,還是在跟鄭振鐸小酌的時候,但當年那頓飯的同席者,不是遠離故土,就是早已作古。

吃飯乃人間第一大平常事,但能

吃出名士之風的不多。作家們的吃飯故事里,大多是豪氣冲天,談笑風生,到了埋單這塊,誰有錢誰來,誰也不跟誰客氣,彷彿他們的人生就是吃光用光,一派風光。輪到普通人,每次一進飯店,剛坐下,旁邊就有一桌結賬的,彷彿打架一般,高叫着“我來我來”。這邊喊着“你不要動手,不跟你客氣,這次一定我請”,那邊叫着“那像什麼話,當然我請,服務員,快拿我的卡去”。越爭火氣越大,感覺都快打起來時,常常有英勇的服務員,強搶了一個人的錢,像奮力冲刺的短跑運動員一般,迅速跑去結賬,沒準中間還要被“截殺”,一個不依不饒的中年男子堵在服務員前面說:“還是拿我的卡結!”

每次看到這種場景,我都有點懷疑,這幫人到底是不是真心要埋單? 一次看視頻節目《你正常嗎》,節目中有道題:根本不想請客,卻爭着埋單,正常嗎?答案是正常,也就是大多數人都會爭着埋單。這時我才確定一件事,這一定是國民性的一種。一開始你不想買,到了最後關頭,忍不住會伸出那隻手,說虛偽也好假客氣也好,非要爭執一下才顯得有氣派。

某次赴宴,席間一眾有名望的媒體人,本來說好是 a 請客, a 性格腼腆,席間並沒怎麼開口,只笑着搭幾句話。這人真坐得住,所有菜都已經吃完,所有酒也喝乾淨了,還是沒有叫服務員來埋單。一群人從閒聊到干聊,最後實在聊不出什麼了,我忽然想,是不是該自己叫服務員來埋單,不然怎麼好意思走?幸好這時 b 說“埋單吧”, b 整頓飯都出盡風頭,不停在小女生前展露一個魅力男子的形象, a 這才好像得了號令,叫服務員過來埋單。但 b 不同意,說“這頓還是我來請”, c 也插進來,說“我來我來”。一個女生看他們爭

執不下,說“要不我們乾脆 AA 吧”,三人都像大失了面子,說“這怎麼行”。最後敲定還是 a,但 b 和 c 都說“明天我請,你們一定還來”。一頓飯從六點吃到十點,走出飯店大門,所有人都鬆了一口氣。說好某人請的心里還好些,沒說好的剛坐上位子就有點忐忑,今天到底誰埋單?四五人的小聚還好,但如果誰都帶了兩三個不認識的新朋友來,拼成八人檯面,考驗着每個人的耐力。又或者同學聚會,人人都談着幾千萬的生意,談到甜點上完,常常還是一個最坐不住的人跑出來說:“埋單吧。”老同學十年後相聚,居然也掉入埋單的俗套,參加過一兩次後,我再也不去同學聚會。你會說,為什麼不 AA 呢?如果提 AA,這人看上去未免太不大方,太計較。中國人講究窮大方,雖然窮得口袋里只有一千塊,也不妨礙他花光這點錢,爭點臉面。真的闊了,倒也不在乎了。

還有一種埋單,更加非買不可。一個單身女朋友,聽說別人去旅行都找到了真愛,於是也訂了一家青旅,去某地玩兩天。她剛在青旅大堂里坐下,翻開一本雜誌,果然有男子上來搭訕,閒聊幾句後說反正你也無聊。不如一起出去吃個飯。男的帶她進了一間烤魚館,叫上兩瓶啤酒,朋友一開始沒覺得不好,後來越聽越不對,男的來來回回都在暗示她,等下吃完就開房吧。

於是她徹底坐不住了,烤魚也完全沒有心情吃,看男人吃飽了,她趕緊叫服務員,埋單吧。堅決不能讓男的掏錢。不然吃人的嘴軟,沒準等會兒真被帶走。男人也堅持自己來買,好像是在索取某種開房密碼。最後她終於埋單成功,出門就告辭,走得飛快。爭着埋單除了為面子,也是爭取一種主動權。現在這個時代,品格、名望似乎都不算數了,只有錢是真正的硬實力,叫你看清桌上誰是真正的大老。於是為了這個,中國人少不得要在飯館里拼了命地為誰埋單而“打架”。



曾和一位女性朋友去香港購物,排隊時間很長,站得久了難免腳累。尤其是女孩子穿着高跟鞋,我特意勸她到路邊的公用椅子上坐下歇歇,由我一人來排隊,不料遭拒。拒絕之後,她乾脆兩膝一軟,直接蹲在了排隊的人群中。在一排站得挺整齊的隊伍中突然有人採取如廁的姿勢下蹲,自然會引來周圍人側目。當時我十分窘迫,趕忙拿出一份報紙鋪在旁邊地上,請她以草地野餐之姿坐下,結果她頓時發火,罵我死要面子,說她就喜歡蹲着。我啞然無語。最終,我們以一站一蹲的姿勢結束了這次魔鬼式的排隊。

如此颯爽的英姿讓我不覺聯想到幼年時曾看過的耍猴藝人與猴。不同的是,以蹲姿往前平移的那位,既沒長毛,還穿着細高跟鞋,而站着以小碎步在隊伍中前移的我,臉上肯定看不到耍猴藝人那恭敬、世故的微笑,而只有一個表情:“囧”。

那次排隊事件讓我在好長一段時間里不停追問聲討:為什麼有的人這麼喜歡蹲着,並且是在公共場合?為什麼我們不能好好站着、坐着或躺着,而非要以八字大開的姿勢在大庭廣眾之下迎送眾人?後來,這種追問卻由外及內,漸漸變成了一種自問、自省和自責——為什麼我裝模作樣沒有蹲着,不以下蹲的方式來接地氣?我究竟是如何演變成了一個不接地氣、懸在半空的討厭鬼?

在馬路邊,屋檐下,商廈的門口,民居的院落,我經常目睹大量與蹲有關的動作。更不用說公交站、火車站、汽車客運站,哪怕只有容得下屁股的狹小公共空間,一定會發現彼處蹲滿了目光凝滯、神色晦暗的人。他們蹲着吸煙,蹲着聊天,蹲着吃東西,蹲着笑,蹲着打量路人,蹲着思考人生……要是你不刻意從生物體態學的角度出發,斷然得不出這個結論——我們其實

是一個習慣蹲着的民族。如果說“他媽的”是中國的“國罵”,那么蹲着,就可謂中國的“國姿”了。

當我意識到“蹲”這個動作的重要性後,我很快又發現,並不唯獨我有類似的看法。加拿大脫口秀演員羅素·彼得斯以善於模仿各種人的語言神態聞名。在一次表演中,他先大肆調侃了一陣印度人的吝嗇和詭異的英語口音,然後將話鋒轉向了中國人。只見原本站着的他在舞臺上緩緩下蹲,兩腿又開,兩手直伸出去,綿軟鬆弛地搭在膝蓋上,左手還模模糊糊夾着一根香煙的動作。蹲着的彼得斯隨之開口用正宗港式英語說起了段子,言語間不時把手遞到嘴邊“抽”兩口煙。全場哄然,笑聲雷動。我心想,這老兄觀察得可真是仔細,表演天賦也夠駭人,

沒來過幾次中國,居然一下抓住了咱中國人最為逗趣、也是最典型的動作。後來,有機會出國,在中國城看到街邊蹲着抽煙聊天的海外華人時,我若有所思。雖然全民皆蹲,中外皆蹲,但蹲這個動作,自古以來就不雅觀,它太容易讓人聯想到上茅房的姿態。《辭源》解釋“蹲”這個字,一個重要的義項是“踞”。這是個什麼樣的姿勢呢?坐時屁股着地,兩腿伸直向前岔開,此等動作就叫踞,也稱箕踞。你也許會說,我每天在榻榻米或床上都這麼踞着,舒服得很啊,有何不妥?確實,今天你在家裏愛怎麼踞怎麼踞,無礙觀瞻。但在上古時代,這麼做恐怕就會污染他人的視覺。唐代以前,人們普遍不坐凳子,公開場合見面會談都是屈膝跪坐在席上。跪久了,膝蓋會痠,有些人圖舒服,乾脆兩腿一伸,一屁股坐在地上,是為箕踞。但問題是,漢族傳統服裝寬大松垮,很容易走光,且古人不穿內褲,因此,箕踞這個動作有在衆人面前自我暴露身體的嫌疑,相當不雅。



蹲 着

歷史上有個著名的“箕踞”的故事,講的是漢高祖劉邦見長者酈食其。當年劉邦來到高陽,召見謀士酈食其,卻不顧廉莊,偏偏採用了不雅的蹲姿。《史記·高祖本紀》記載,當時“沛公方踞床,使兩女子洗足”。以這種暴露淫穢的方式會見德高望重的酈食其,酈食其當然要發火,大罵劉邦“踞見長者”。而比起“箕踞”,更無禮的姿勢是“踞坐”,即坐時兩腳底和臀部着地,兩膝上聳。你想想,一個大老爺們在你面前不穿內褲,雙腿 M 形打開,你說你能覺得好受嗎?

蹲這個動作的內涵,究竟是何時從“分腿而坐,屁股着地”變為“屈兩腿如坐,臀不着地”,我實在不甚瞭然。但推想起來,進化後的蹲畢竟以腳掌着地,比起之前的腳背和臀部着地,不能不算是一種進步。大概這是由於唐末椅子、凳子等坐具的普遍使用,由坐的姿勢逐漸改變而來。到北宋,人們已經習慣在凳子上垂腿而坐,幾百年這麼坐下來,好不容易把過去腳背着的習慣改為腳掌着地。蹲的姿勢也由此發生變化,變得與坐凳子的姿態更加接近——今天在馬路牙子上蹲着的吸煙者,屁股底下不都像塞了一把隱形的小凳子嗎?

至此,世界上最舒服的姿勢被普及開來了。蹲這個姿勢獲得了進化,好處不言而喻。一來既方便又不累,隨時可蹲,處處可蹲;二來也不會再因有暴露隱私的嫌疑而被視為無禮。不得罪人且舒服便捷,何樂不為。但副作用就是蹲久了,脊樑骨容易直不起來,人容易麻木,久而久之成了“習慣性蹲着”。魯迅寫道:“假使有一個人,在路旁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着,不久準可以圍滿一堆人。”有論者說這文字寫活了看客的麻木神態,諷刺了國民的劣根性。但我橫豎看不出這意思。蹲着,是為了近距離觀察地上的唾沫,絕對的實用主義哲學。眼界和思維接近於何處,目光和姿勢就會趨近於何處。華夏文明腳踩大地,眼看泥土,當然蹲着最相宜。

北京有句老話說,“好吃不過餃子,舒服不過躺着”,我覺得是“舒服不過蹲着”更確切。站着,把錢掙了,此事大不易;跪着,把錢掙了,又太丟份,而且搞不好膝下跪的是算盤,比站着更痛苦。還是蹲着把錢掙了,順便把人生笑看了,最高脫、最暢快。至此,大徹大悟,大破大立。趕在高完這些胡扯的文字以前,我帶着歉意撥通了那位女性朋友電話,相約下次購物,不“蹲”不散。